

【书人书事】

且到寒斋吃苦茶

□杨晓清(大学生)

最初读《周作人传》，本是很偶然的事，现在仔细回想，其实是因为朋友推荐过一本周作人的小书《夜读抄》，那是我第一次真正接触到周作人。高中时，只是隐隐约约知道鲁迅有个兄弟，不知其人其文如何，但却知道是已经被定义为“汉奸”的——那么他的书自然也不想读了。

出于好奇和消遣的缘故，我后来还是去找了那本《夜读抄》。止庵校订，设计大方，装帧别致却不似现在的样式，还有周作人的签名体，却不知怎的让我联想到了鲁迅，或许是那个时期的图书封面大抵都是这个款式，几何的图案，黑白静物，很寂静。读《夜读抄》，仿佛是进入了另一个世界，静谧非安静。反反复复地读，越读越有兴味，我索性在夜里做起了《夜读抄》的夜读抄……

其实研究周作人的专家学者有很多，前文提到的止庵先生也有过一本《周作人传》，但当时我正在做图书馆的志愿者，整理图书时在一个人迹罕至的角落发现了钱理群先生的这本书，一

张模糊的照片，绿色的底，模糊的水乡……而周围又无其他相关的书，便自然而然地借走这本书读了。那时临近考试月，借了这本书后，本打算闲暇时刻再读，结果一翻开便一发不可收拾。

孤鹤的定位，和尚转世的梦，还有各种各样的童年故事……我对周作人越发有兴致，也终于慢慢了解了周作人的思想和人生。他曾经是鲁迅最知心最牵挂的弟弟，但最终“死生不复相见”；他一度与鲁迅成为“新文化运动”的领军人物，辛辣尖刻痛骂军阀，也为刘和珍写过极好的挽联；他曾在鲁迅去世后成为文坛领袖、青年偶像，最终还是“沦陷下水”——我不知道用这四个字是否合适，因为对周作人是否为汉奸的争论，实在太多……他的一生似乎也是在雾里，看不清，触不到，时远时近，只能远远观其轮廓，时暗时明。

钱理群先生的文笔自然质朴，读来明白晓畅，是很有趣味而不是一味地“掉书袋”的。从他的描述里，读者很容易就能感受到周作人的气息，自然也更深切

地体察到钱先生对于周作人的探索和写书的用意。

希腊、女性、儿童、民俗……这是周作人最关心的东西，对比起鲁迅对于版画、翻译、白话文、民族性等方面的关心，是很容易看出区别来的，也难怪后来会分道扬镳。但如此决绝的兄弟断交，实在令人纳闷，何况从幼年一起看花草虫鱼鸟兽，在南京接触西学，再到东京的留学译书，一直到在八道湾的其乐融融，二人的手足情深早已无可怀疑。而忽然的决裂之后，两人又十分默契地对此缄口不言，“启明长庚不相见”的说法也终于得到了印证。兄弟失和，一直以来都是周作人研究中的难题，很遗憾，钱理群先生并没有在书中给出明白的说法，而只是列举了材料。这正如解读诗词一样，诠释的方法多种多样，也可能是这个也可能是那个，但一旦指实了，似乎又有失偏颇，因而合理的解释也只能是在一个画定的圈子中“带着镣铐跳舞”。对此研究太过，又不免流于“探秘”，近似于“小说”了，故而也只好留点残缺的美

感。在这一点上，我是很赞同钱先生的，尽量隐藏个人的观点，把材料列给读者，交给读者自己去判断。

书的最后写道，抗战结束后，周作人以汉奸罪名被蒋介石主政的国民政府关押在南京，监狱旁有一座小学，有个学生对监狱里的犯人十分好奇，巧的是，那个孩子长大后竟做了其中一个犯人的研究。那犯人当然是周作人，而那个孩子，正是钱理群。冥冥之中，交错相遇，实在是值得玩味。

“眼看他起朱楼，眼看他宴宾客，眼看他楼塌了！”钱先生想探寻的，又何止周作人，更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迷茫抉择，是心灵和思想的迷失与发现、痛苦与彻悟……而对于现在的知识群体，又何尝没有借鉴的意义呢？大时代的转向，最痛苦寂寞的总是头颅中的思想，扬起还是低下，连那头颅自己也不知道……

而苦茶庵里的身影和微光，于今只不过愈来愈多。且“诤一套《哀江南》，放悲声唱到老”罢！

【闲读随笔】

杜威在济南的六场讲演

□阿布(自由职业者)



周末，从旧书摊淘得一本《杜威在华教育讲演》。1919年4月到1921年8月，杜威在华游历，讲学历时两年有余，举行了二百多场演讲，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。1921年7月18日至23日，每天一场，连续在济南举行了六场讲演。随后，便取道青岛回国。也就是说，在济南的六场讲演也是杜威中国之行的最后讲演。

1921年7月18日，杜威从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出发，讲述了教育的三要素——社会的要素、知识的要素和个人的要素，强调教育者必须知道社会的情况与需求，而教育的目的就是要把学生造就成社会上有用的分子。19日，杜威畅谈世界潮流，他认为，在工业革命、民众要求参与国家政权、强盛国家都注重小学教育这三大潮流面前，中国的困难问题很多，但这些潮流与变化确系一种事实、一种新势力，中国必须渐渐适应这种新势力，然后国家始能存在，才能兴盛。当下的世界很小，无一国可独善其身。

20日，他说：“就现在中国社会看来，大部分人的生活程度是很苦的。”“我在中国越久，越知道中国所以闹得这个样子的缘故，都是由于官吏无知，不知道社会的情形。若想叫政治优良，不必仅仅去学政治，必要实地去考察政治的情形，叫学生知道种种公益事业和实际问题，比抽象地教他诚实，结果一定还好。”21日，杜威阐述了强化小学教育，教师不能像只负灌注的茶壶和给人储藏书籍的书籍，而要让学养成一种优良的习惯，自己思想，自己判断，树立高尚的理想并用魄力去实行。22日，他详细论述了儿童心理，强调学校教育应适应儿童的天性和心理，促其个性发展。旧式教育以学科为唯一要素，而现代教育以儿童的活动、天性、本能为唯一元素，教师必须研究心理学。

23日，杜威介绍了日本教育的一些情况，认为中国所以贫弱到这样，“是人人没有团结力、组织力、互助力的习惯和能力，不知道国家一切的事项和自己有什么关系。”而学校就是社会的一个实验室，去实验、养成儿童的创造力、团结力、组织力和互助力，以期服务于社会。最后，杜威说，“我这六次讲演，有一个共同的根本原理，就是学校的教育要完全和社会生活相联络。学校的教育，就是将来产生良好社会分子的方法。将来良好的社会，就全赖于教育去产生。”“今天是结束的时候，我是很感谢诸位，都能冒雨而来，像这样尊敬我，我是很感激的。”

近一个世纪过去了，杜威的演讲在当时无疑具有超前意义。须知，直到1920年下半年，济南才第一次出台了采用白话文教学、男女生同班同校、聘用女教师等教育改革措施。以杜威中国之行为契机，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一度在中国得以传播发展。像1922年颁布的“壬戌学制”，即采用美国的“6—3—3制”，其“七项标准”几乎是杜威教育思想的翻版。

【我读我思】

不能遗忘的苦难

□鸣峡(中学教师)

张贤亮的《我的菩提树》是一本记录苦难的书，用日记注释的方式讲述了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期，那个“低标准瓜菜代”的时代，那个知识分子被大批打成“右派”劳改的时代。书中满纸的苦难，满纸的悲哀。

最难以让人想象的苦难是：成百上千的“右派”劳改犯们在没有一株可以避风避雨的树木的空旷田野上，全身淋着大雨吃饭——稀粥的麦糊糊。稍微喝慢一点，饭盆里就被不断的雨水稀释成深黄色的清汤。

最难以让人想象的悲哀是：知识分子“右派们”在“年年斗，月月斗，天天斗”的社会环境里已被批判斗争得上了瘾，既是虐待狂又

是被虐狂。为了逃避被批判斗争，就先批判斗争别人，然后引火烧身而又被别人批判斗争，接着再反过来……如此循环不已。

极度的肉体饥饿导致了犯人们成批成批死亡，极端的精神摧残造成了知识分子人格尊严的丧失。

我欣赏张贤亮的直面苦难。他承认自己的屈辱，反思民族的过去，并且直言不讳地探究悲剧的根源。在历史面前，他选择了真实。他没有因为苦难的不堪回首，而不愿意触及伤痛，逃避还原人性的丑陋。于是历史终究没有出现空白，没有经历过那段苦难的我也跟随着他的笔走近历史的真相，跟随着他的心反思悲剧

产生的原因。我了解了教科书没有告诉我的那些日子，我希望有更多这样真实的文字来记录大跃进，记录三年大饥荒，记录“文革”，记录我不太了解的很多过往。我需要在了解中更全面地认识我们的民族，哪怕她曾经犯下了很多丑陋的错误，这并不妨碍我们更好地探寻并坚持人性的美好。

苦难不是永久的，苦难带来的反思却应是永久的。民族的苦难应伴随着全民的反思，只有这样，悲剧才不会重演，希望才能根植于苦难而生，曾经被苦难剥夺掉的民族品质才会重新得到生长。

感谢张贤亮的不曾遗忘。

【读有所悟】

凌濛初的“市场经济论”

□朱永胜(公务员)

《二刻拍案惊奇》由明末凌濛初编著，1632年成书刊行。卷一《进香客莽看金刚经 出狱僧巧宪法会分》中有段话，对市场和政府在经济管理中的作用进行了精妙论述。

嘉靖四十三年，吴中大水，田禾淹尽，寸草不生，米价猛涨，官府严控米价，各处禁柴闭籴，外地的米更加不往吴中运输了。凌濛初分析说，其实凡是年荒米贵的年份，官府只要“静听民情，不去生事”，少不了会有一些有本钱的商人，为赚价差，从外地价低的地方贩米来卖，有一些家中有屯米的财主，“贪那贵价”，也会把家里囤积的米拿出来销售，这样市场的米就会越来越充足，价格也就渐渐降下来了。这个道理其实是很简单的，偏偏那些“不识时务执拗的腐儒做了官府”，一遇到荒年，就禁止米买卖，怕本地米外流，却不明白，一旦禁止市场交易，就有本地的一些混混儿浑水摸鱼，一遇到本地交易，就以犯禁之名抓到官府，受到责罚。这样一来，家中有米的怕惹祸上身，再加上不让贵卖，无大利润，就闭仓自守；那些贩米的商贩，见无利可图，也就没有了贩米的念头，造成市面上米越来越少，价格自然水涨船高。

老百姓不明白，当官的也抱怨，既已采取了严厉封闭控价的措施，却米不见多，价格不见降，只能自我安慰说，遇到这样的荒年，谁也没有办法解决！却不知道，官府越是“行荒政，反致越荒的”。

凌濛初的此段论述，恰恰道出了市场经济的内涵所在：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，价格是主要调节手段；政府应实行“无为而治”，减少对市场的干预。

一本书能影响一个人的一生，一本书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。沉静的阅读在今天已经越来越难得，然而只有阅读才能滋养我们的心灵。

喜欢一本书，或者喜欢许多本书，只要发自内心，只要曾经有所感有所悟，不论是当下的新书还是过去的经典，都可以写出来与大家分享。篇幅无需太长，言简意赅千字文足矣。

投稿信箱：qbook@163.com

【旧书不厌】

天下第一好事

□郑致玲(护士)

现在解读《论语》的书很多，我偏偏和《论语别裁》相遇，一读之下，心生欢喜，忍不住向周围人推荐。

《论语别裁》是台湾著名学者南怀瑾先生关于《论语》的讲演录。因为是讲演录，特别口语化，通俗易懂，读来毫无枯燥之感。例如这一段：“子曰：富与贵，是人之所欲也，不以其道得之，不处也。贫与贱，是人之所恶也。不以其道得之，不去也。君子去仁，恶乎成名？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，造次必于是，颠沛必于是。”南先生的解读是：孔子说，富与贵，每个人都喜欢，都希望有富贵功名，有前途，做事得意，有好的职位，但如果不是正规得来的则不要。相反的，贫与贱，是人人讨厌的，即使是一个有仁德修养的人，对贫贱仍旧不喜欢。可是要以正规的方法上进，慢慢脱离贫贱，而不应该

走歪路。“君子去仁，恶乎成名？”是说一个人去了“仁”字，没有“仁”这个境界，就不能称之为“君子”。即使其他方面有所成就，如文学高的，不过是一个风流才子而已，知识渊博的不过是一个人才而已。“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”，就是说一个真正的君子，即使是在一顿饭那样短的时间内也不会违背“仁”的境界。“造次必于是，颠沛必于是。”造就是创造，作为，次就是这个情况。(当然，对于“造次”二字，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释。)这句话是说任何事业的成功都靠“仁”。倒霉的时候不颓丧，不感觉到环境的压迫，也靠这“仁”的修养而安然处之。换句话说，得意的时候，要依仗“仁”而成功，失败了，也要依靠“仁”而安稳。

南先生自谦，说他自己对《论语》的讲述，只是因时

因地的一些知见，并无学术价值。但南先生又说：“孔子学说与《论语》本身的价值，无论在任何时代、任何地区，对它的原本意，只要不故加曲解，始终具有不可毁、不可赞的不朽价值，后起之秀，如笃学之、慎思之、明辨之，融会有得而见之于行事之间，必可得到自证。”

古人说：“天下第一好事莫过于读书。”读一本好书不仅愉悦我们的心灵，还能帮助我们成长。当我们遇到现实的困扰，内心百般纠结的时候，能够用书中的道理化解现实的矛盾，这才是“天下第一好事”。

工作之余，尽量婉拒酒桌的应酬，远离红尘的烦扰，跟随南先生的别裁，让我们走进《论语》的世界，希望有所感悟，并把这感悟落实在日常生活中，亦即“融会有得而见之于行事之间”也。